

哥倫比亞政局展望

王建勛

壹 兩黨鬥爭

哥倫比亞共和國位於南美洲西北部，西北與巴拿馬地峽相連，東與委內瑞拉及巴西接壤，南與厄瓜多爾及祕魯毗鄰，西瀕太平洋，東北臨加勒比海，全國面積為一、一三八、三五五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六百萬，包括有白種人、印第安人、黑人及混血人，其中以混血人佔80%為最多。

哥倫比亞原為西班牙殖民地，於一八一九年獨立，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國，包括現今之哥倫比亞、巴拿馬、委內瑞拉，與厄瓜多爾在內。一八三〇年，委內瑞拉與厄瓜多爾宣佈獨立，一八三一年哥倫比亞與巴拿馬另組新格蘭那達（La Nueva Granada）共和國，至一八八六年始更名為現今之哥倫比亞共和國。

哥倫比亞獨立後，在國內政治上就產生自由與保守兩大政黨，開始由自由黨執政，積極推行自由主義政策，並力圖削減教會之權力，致引起教會反對，此後教會即介入政治，參加保守黨陣營。一八八六年，自由黨內部亦被教會分為兩派，其中溫和派與保守黨合作，恢復教會特權，並使保守黨執政，建立了獨裁政權。保守黨執政後，一方加強對地方之控制，一方對自由黨人加以迫害，引起自由黨人士反抗，而發生內戰。血戰三年，雖保守黨獲勝，但未能消除自由黨在北部之力量，遂又妥協，允許自由黨參加國會議員選舉。此後兩黨意見仍是紛歧，在諸多政策上無法協調。一九〇三年，美國有意在巴拿馬開鑿運河，由於自由黨極力反對，兩黨又起爭執，遂造成僵局，引起美國反感，乃支持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

保守黨執政期間，因受國際咖啡市場跌價影響，哥倫比亞咖啡工業遭受打擊，失業工人大量增加，使保守黨面臨經濟危機，尤其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外資的支持與勞工極大部分加入自由黨陣

營，自由黨勢力大增，於是在一九三〇年，自由黨又重執政權。此後因哥倫比亞共黨滲入工會，使自由黨對土地、教育、及勞工改革計劃意見分歧，內部更加分裂，以致在一九六四年大選中失敗，使保守黨又再獲政權。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保守黨內部出現極右派，又視自由黨為敵，使兩黨之間爭鬥再起。一九四七年，哥倫比亞舉行國會議員及地方選舉，保守黨在選舉中，採用高壓手段，迫害自由黨人，引起全國騷亂。一九四八年初，自由黨左派領袖卡利當（Jorge Eliecer Gaitan）為保守黨所暗殺，引起內戰。

由於哥倫比亞內戰頻仍，一九五三年軍人羅哈士（Rojas Pinilla）乘機攫取了政權。一九五七年五月，羅哈士政權又被軍人推翻，組織臨時執政團。在此期間，自由與保守兩黨鑑於內戰相持不下，徒糜爛地方，乃在一九五七年，兩黨成立「政治停戰協定」，有效期間至一九七四年，共計十六年。依照該協定，總統由兩黨輪替，一切由選舉產生，及所有政府職位均由兩黨平均分配。一九五八年選自由黨人雷拉斯（Alberto Lleras Carrasco）為總統。一九六二年選保守黨人華倫斯（Leon Valencia）為總統。同年舉行上、下兩院選舉，在參院九十八席中，自由黨與保守黨各佔四十九名，眾院一百八十二席中，兩黨各佔九十一名。

但事實上，兩黨自政治停戰協定後，哥倫比亞政府機構，由兩黨人士共同負責，彼此時相牽制，構成處處均是派系林立的矛盾狀態。一九六二年華倫斯就任總統後，保守黨內部就分為極右與溫和兩派，而自由黨內部亦分為極左與溫和兩派。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大選時，保守黨的極右派支持前獨裁者羅哈士東山再起，並主張廢棄兩黨政治停戰協定。而自由黨的極左派亦與共黨結合，反對自由與保守兩黨所組成的兩黨「聯合陣線」。所以在選舉當時，由於黨派鬥爭過於激烈，反失去選民熱心，在七百萬選民中，就有66%的

選民放棄投票。共產黨亦推波助瀾，製造事端，曾有五名軍人被共黨恐怖份子殺害。最後自由黨人，現任副總統瑞斯台雖仍按照兩黨輪替方式當選總統，但兩黨「聯合陣線」已開始有了裂痕。

貳 經濟困難

哥倫比亞土地廣大，資源豐富，但自獨立迄今一百八十餘年的歷史中，都是自由與保守兩黨激烈鬥爭，經常演成內戰，使哥國政局長期陷於混亂狀況。由於哥倫比亞政治不能走入正軌，無法從事建設，因而迄今經濟仍屬落後。

哥倫比亞的石油，蘊藏極富，足可供長期開採。其他如：黃金、銀、鐵砂、煤等，亦相當豐富，但均無良好開發。目前仍有80%的人口從事農業。國內交通亦不便利，影響工業發展甚巨。迄今哥倫比亞的生產仍以農產品為主。哥國農產品有：咖啡、稻米、菸草、棉花、小麥等多種；但以咖啡為主要生產。其咖啡年產量約四十六萬噸，僅次於巴西，居世界第二位。因此，哥倫比亞的咖啡，經常佔總輸出的80%。每年由咖啡所賺取之外匯，佔總外匯收入的五分之四。但是由於國際咖啡市場價格的波動，哥倫比亞歷年來咖啡輸出亦有相當差別，每跌價一分，即要損失八百萬美元。尤其是哥倫比亞咖啡輸出，近年來均以美國為主，而美國的咖啡價格也極不穩定，從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三，哥倫比亞由於美國咖啡市場不斷跌價的影響，損失達十二億美元。（註一）

自一九六一年，哥倫比亞在其輸出方面雖已逐漸走向多元化的發展，特別是在食糖與石油方面；但食糖產量不多，且仍和咖啡一樣，是一項無法控制國際價格，無法固定其外匯收入的農產品。在石油方面，多由於外資經營，且哥國政府又不斷課以重稅，亦無良好發展。至於一般工業產品，仍多限於受關稅保護的消費品，而且生產效率很低，不能在國際市場競爭。所以使哥倫比亞的財政及經濟發展基礎，仍須依賴咖啡，使咖啡一直成為哥國的經濟命脈。但事實上，哥倫比亞依靠咖啡，亦根本無法賺得足夠的資金，用以擴展國家生產，尤其不能應付每年以3.2%增殖率增加中的人口壓力。哥國政府為了保存外匯，自一九六一年起，就收縮信用及加強管制進口，結果反

使生產銳減，外貿出現逆差，國家預算赤字到達三億美元。在外債重壓下，政府除加強控制外匯，別無他法，因而規定咖啡輸出的外匯，總統要以美金官價賣給政府。但是在政府財政長久入不敷出情形下，比索不斷貶值，美金黑市上漲，咖啡商為逃避政府對外匯的管制，一時咖啡走私之風甚熾。此不但破壞了治安，並且亦影響美金黑市更加高漲，其他民生日用品價格亦跟著提高，接着引起了通貨膨脹。所以在華倫斯總統任內，通貨膨脹已達到使人憂慮的程度。一九六三年底，華倫斯總統為了制止通貨膨脹，曾將貨幣貶值三分之一；但數月後，由於工資又提高80%，使國家財政支出增加，結果通貨又告膨脹。到一九六四年，生活費用就提高30%，一九六五年又提高了17%。在通貨膨脹、信用緊縮和外匯混亂情形下，哥倫比亞的經濟發展更受到阻礙，外匯與外資更為減少，許多工廠由於原料缺乏被迫停工，在一九六五年就有三萬工人受到失業的威脅，物價上漲50%，外債增到七億美元。

瑞斯台總統很清楚的瞭解哥國的經濟落後的嚴重性，在長久政治不安中，已使國家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一九六六年七月，他一上台就致力於農業改革。並且為修正哥國完全依靠美國咖啡市場的政策，擴大國際貿易，以穩定咖啡市場價格，先後與東歐國家展開貿易關係。一九六八年一月，恢復了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已形中斷的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外交關係，希望能輸出咖啡，換取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機器和工業裝備。（註二）

但瑞斯台總統的改革計劃，一直遭受着國內政治的阻力。如前面所說，哥國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自由與保守兩黨為了結束內戰，在一次全國公民投票中通過了兩黨「聯合陣線」的特別安排，使自由與保守兩黨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四年間輪流執政；總統亦由兩黨輪流擔任，每次任期四年。其他如國會議員、內閣閣員、最高法院法官、各省省長和地方法議員等民選和官派公職人員，亦由兩黨人士各佔一半。此一奇特的安排，雖已達成避免內戰的目的；但政權經由兩黨平分以後，國會就成為瑞斯台總統推行各種改革計劃的最大阻力。哥倫比亞憲法規定，所有立法案件，均須要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票才能通過，在這種情形下，總統想要使國會通過任何法案更為困難。兩黨平分政權制度，因一些政客經常在其各該黨內，也為爭奪職位發生爭吵，使兩黨又逐漸分裂成許多小集團，以致新立法更難在國會中通過。所以在瑞斯台總統快滿四年任期中，他的各種改革計劃一個亦沒有通過。瑞斯台總統為了

解除國內政治上的阻力，曾提出一個憲法改革計劃，但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又被國會否決，迫使瑞斯台總統提出辭職，因而國內政治就發生了危機。（註三）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新國會成立，才使憲法改革案獲得通過。

叁 共黨動亂

哥倫比亞的政治長期混亂，經濟落後，人民生活一直是非常貧苦。有60%的人是文盲，80%的國民所得落入到5%人們手中，有1/5的人擁有80%的可耕地，工人的工資每天不到一美元。更由於衛生條件太差，人民平均壽命不到卅五歲。此外尚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學，甚至多有淪為偷竊的，每月有數以千計棄嬰，多數人民生活於飢餓與貧苦之中，這都是使共產黨勢力得以蔓延的最好溫床，所以哥倫比亞是南美洲遭受共產黨蹂躪最早亦最深的國家。

哥倫比亞共黨遠在一九四八年，就在哥倫比亞安第斯（Andes）山脈中部山嶺區域的三個省——卡拉馬（Calamer）、烏利拉（Uribia）、克瑞拉（Guajira）交界處馬達林那（Magdalena）地區建立了據點，並逐漸的在這一個五千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組成一個所謂「自治區」，吸收各地貧苦人民參加武裝叛亂。哥共在此區域中，自設政府、發行貨幣，他們針對人民生活困苦現狀，亦提出「土地改革」、「衛生服務」以及「加強農村教育」、「掃除文言」等口號，儼如一個小型的獨立國家。所以自古巴赤化以後，卡斯特就首先煽動哥國人民以「武裝革命」推翻政府，並以武器及金錢支援哥共從事叛亂。哥國政府迫於被共產黨顛覆的危機，乃於一九六二年動員數千人的軍隊攻打馬達林那赤區。隨後美國亦以武器金錢支援哥倫比亞政府。政府軍雖多次進剿，但因共黨亦有卡斯特空投武器，以及委內瑞拉共黨以糧食供應，而無效果。一九六四年，政府軍斷絕通往赤區的外援路線，並以飛機轟炸，最後始將赤區擊破。共黨於失去據點以後，潛入地下在各處進行恐怖活動，諸如投擲炸彈、擄人勒贖、斂財購置武器，使秩序大亂。在一九六四年一年中就有一百卅人被綁架。

一九六五年五月，哥共藉口反對美國出兵干預多明尼加內政，煽動全國學生罷課遊行，示威暴動、投擲炸彈、攻佔電台，並與警察衝突多次。此次暴動死傷達百餘人。在學生暴亂事件以後，國內情勢非常混亂，共黨乘機重建其武裝叛亂力量。一九六六年底，哥共在離委內瑞拉邊界不遠的地方，瓦

利都巴（Valledupar）印第安人區，建立了一支稱為「哥倫比亞革命軍」的游擊隊。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哥爾多巴省（Cordoba）又出現了一股所謂「民族解放軍」的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前者親卡斯特，後者與厄瓜多、祕魯、委內瑞拉共黨武裝組織連結，其組成份子都是包括農民、工人與學生。一九六八年二月，哥倫比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蒙達那（Diego Montana）聲明在當前哥倫比亞情勢中，國內政治雖時露危機，但還不是一個有利的革命情勢。他譴責武裝叛亂的共產黨，呼籲哥倫比亞共產黨應放棄「武裝鬥爭」，參加未來的大選。自此，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就與走莫斯科路線的「正統派」共黨斷絕了關係。並且這些共黨武裝叛亂組織，更加緊的在大城市中從事恐怖活動，對政府軍展開突擊行動。一九六八年初，在哥爾多巴省的賽尼（Atto-Sinu）及桑路埃（Sanjorge）地區先後向政府軍突擊，有六人傷亡。十月，在波雅卡省（Boyaca）北部布托——卡路第恩（Puerto-Calderon）地方，政府軍曾與共黨游擊隊遭遇，兩名共黨份子死亡，兩名政府軍受傷。此外在哥倫比亞天主教會方面，有很多青年神父支持貧苦人民的「政治革命」運動。其中有一位激進的神父杜瑞斯（Camilo Torres），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參加了哥倫比亞山區的游擊隊，後來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政府軍一次清剿行動中被擊斃。但在他被殺死以後，他的「犧牲」竟成了聖職界一種意識上的感召，認為杜瑞斯是將自己的「愛心」奉獻給苦難人民，應成爲他們的榜樣。於是有一些青年神父及包括學生、工人和農民的教徒們，就在哥倫比亞北部桑坦得爾省（Santander）成立了「杜瑞斯革命運動」的組織（Commando Camilo Torres）。這個組織在經過共黨滲透以後，亦逐漸發展成一支武裝叛亂的力量。（註四）

肆 學潮發展與政局展望

哥倫比亞多年來都面臨共黨武裝顛覆的威脅，所以在瑞斯台總統時期，就不斷加強對共黨叛亂實施鎮壓。一九六八年三月，正值國會議員及地方選舉前夕，共黨恐怖份子又開始蠢動，瑞斯台總統動用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大舉清剿哥倫比亞南部及北部的共黨游擊隊，並以空軍飛機對山區中的共黨游擊隊實施轟炸。在這次政府軍事行動中，有一名共黨游擊隊首領阿貝地奧（Abertino Villataza）被殺，並國獲一大批共黨火箭、機槍等戰略物資。

此外尚有無線電及共黨宣傳品。儘管政府軍對共黨武裝叛亂份子進行掃蕩，但在選舉之時，治安情況仍是不佳。其主要原因，一是前獨裁者羅哈士，為爭取國會席位，發動了「保守派」運動；一是「正統派」共產黨，主張以合法方式獲取政權。他們利用一切方法來結合自由黨左派人士，企圖破壞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君子協定」。所以在選舉進行時，共產黨就乘機煽動左派學生罷課示威，在軍事鎮壓以後，更造成大規模學生暴亂，而又帶來國家不安的情勢。

一九六五年五月，哥倫比亞共黨份子就曾藉口反對美國出兵干預多明尼加內政，發動學生暴亂，造成國內動盪不安情勢。自此，哥共更進一步的控制了學生自治活動，經常利用學生到鄉村中從事宣傳；挑撥貧苦大眾對「剝削階級」的仇恨與憤怒，煽動人民從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六八年初，南美洲很多國家都爆發了學生暴亂，當然哥倫比亞更不會例外。從三月開始，波哥達(Bogota)學生由示威而發展成學生與軍、警的衝突，造成流血事件。延續到十一月，維也省(Valle)首府卡利(Cali)亦爆發了大規模學生動亂；八千名大中學生成示威，在與警察衝突中，學生將兩名警察擊斃。學生騷亂不止，迫使瑞斯台總統宣布了緊急情況，在各大城市中均實施了嚴密的軍事戒備。但是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哥爾多巴省(Cordoba)省府曼特利亞(Menteria)的學生又佔領學校及電信局，攻打市府，與軍、警衝突，結果學生七人死亡多人受傷。

所以瑞斯台總統從三月廿四日開始，一方在電視中呼籲學生停止騷亂，一方召集各省省長及三軍領袖召開緊急會議，以檢討數月來哥倫比亞由於學生騷亂所造成的混亂情勢。瑞斯台總統雖然採取了緊急措施，混亂情勢尚未過去，四月十八日瑞斯台總統又聲稱他將不惜任何代價來維持國家秩序。他表示哥國政府是不允許新的混亂情勢發生。

綜上述種種情況來看，哥倫比亞從一九六一年以來，雖不停的在經濟方面力求改進，美國亦曾認為哥倫比亞在「進步聯盟」援助下，終將成爲一個繁榮的國家；但貧富懸殊的對比更加嚴重。這當然是由於哥倫比亞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尚未能真正改革的關係。並且這種不均衡的發展亦是造成哥倫比亞社會不安與政治不穩的主要原因。所以儘管華倫斯總統時期能以國家軍事力量來清剿共黨，却無法制止哥倫比亞人民反對貧窮而形成的對改變國家

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的要求。尤其在共產黨的煽惑，與部分天主教左翼神父們的同情下，「人民革命」的呼聲愈來愈高，而學生暴亂亦直接受此一情勢的影響。

瑞斯台總統爲避免國內爆發「革命」，曾提出「不流血革命」的口號，並主張先行改革憲法。從他就任開始，一直遭遇到國內政治上的阻力，尤其是國會，因黨派鬥爭激烈，不肯與他合作。但是瑞斯台總統在對國會鬥爭兩年後，終於使憲法改革計劃獲得通過，而開拓了他領導哥倫比亞從事改革的路途，但不幸的是，不能停止因學生騷亂所增加的困擾。

瑞斯台總統是一位卓越的領袖。他曾任記者、教授、律師、參議員，是一位政治家，亦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在廿一歲畢業於波哥達大學後，即開始從事政治活動，廿三歲時成爲自由黨副主席。四年後當選參議員。一九三八年，他離開國會，出任桑都士(Eduardo Santos)總統內閣的財政部長，當時他是最年青的閣員。他在財政部長任內，改革了哥倫比亞的稅制，開闢了咖啡在美國的市場，創立農業貸款以鼓勵咖啡增產，並與南美洲生產咖啡國家合作，努力穩定咖啡的輸出價格。此外他鑑於國家的經濟落後，一直主張農業、經濟與社會應進行全面改革，所以他一生中，都是在爲了經濟與社會改革而奮鬥。(註五)

瑞斯台總統雖遭到了很多困難，但他仍堅持在民主政治原則下來進行改革。因此，他首先完成憲法改革計劃，以便使改革工作不必受到他短短四年任期的影響，而能繼續進行。現在瑞斯台總統的理想與抱負，已在他堅定的信念下開始進行。目前共黨與學潮所造成的不安情勢雖仍在繼續發展；但大多數哥倫比亞人民——即使是左派份子，他們亦並不否認瑞斯台總統在領導國家改革工作上的艱苦奮鬥。(註六)因此，不但部份左派人士願意放棄成見，對其表示支持，而軍方亦一再聲明效忠。在這種情況下，哥國如能獲得國際間更多援助，瑞斯台總統所帶給哥倫比亞的遠景，必然是光明而有成果的。

註一 參閱一九六五年五月廿九日香港時報

註二 參閱1968, 21/1, Le Monde (法國世界報)

註三 參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香港時報

註四 參閱本刊八卷二期拙著「拉丁美洲動盪不安中的天主教大會」

註五 參閱1966, 7/8, China Post.

註六 參閱1969, 3/3, Newsweek.